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電郵至wp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作者簡介：曾出版旅行單車遊記《死在路上也不錯》。

周榕榕

伊甸園

「你瘋了嗎？」
踏入午夜，時鐘明確地敲向羅馬數字十二，發出一個巨大的無聲的嘆息。是的，毫無道理的，我就步入了三十。一秒之間，我從青年走進中年，從此生日不再值得慶祝；從此不再漫無目的地戀愛；從此生命進入倒數。

我看看鏡中的那個女人，闊嘴、扁鼻、細眼、淡眉，她張嘴，發出無聲的幾個字：「你·瘋·了·」

鏡子映着整個房間，我、櫃、書桌、還有正中央的那張大床，床上臥着一個男人、陌生的英俊男人。我伸手指向鏡內女人的鼻端：好吧我承認我瘋了那又怎樣？我未婚我寂寞我幹嘛不能三更半夜從街上帶個英俊男人回來陪我？我又不會吃掉他，他又不是那麼徬徨無助。今天我三十歲生日我最大，你們通通給我住口！

「……水……」我被床上那美麗生物的呻吟嚇了一跳，等我拿着水杯奔過去，他似乎又睡着了。真是個奇怪的人，我坐在地板上看他，一個人在深夜的街頭遊蕩，從街頭走到街尾，再從街尾走到街頭，像忘了回天堂的路的使徒。好美麗的人啊……我忍不住伸出食指碰他臉龐，除了美麗竟找不到其他形容詞：肌膚白得接近透明，淡藍色的細小血管輕輕浮在腮邊，眉那麼濃，卻是順服的。眉下雙眼合攏，神采隱去，只有長長的眼睫毛如蝶的雙翅被遺留在外。

那雙翅膀突然打開了，我觸電似地猛縮回手。

「喝水嗎？」我悻悻地遞上水杯。
「謝謝。」他聲音極柔和，有些雌雄難辨，事實上他整個人都美得超出了性別年齡種族，難道真是個天使？

「你……從哪裡來？」不會是天堂吧。
他仰頭喝光了整杯水，喉結在蒼白而細長的脖頸上下滑動，我的心也跟着忐忑。

「我從未來來。」
「未……來……？」
「是的，正確來說，是距離現今三十年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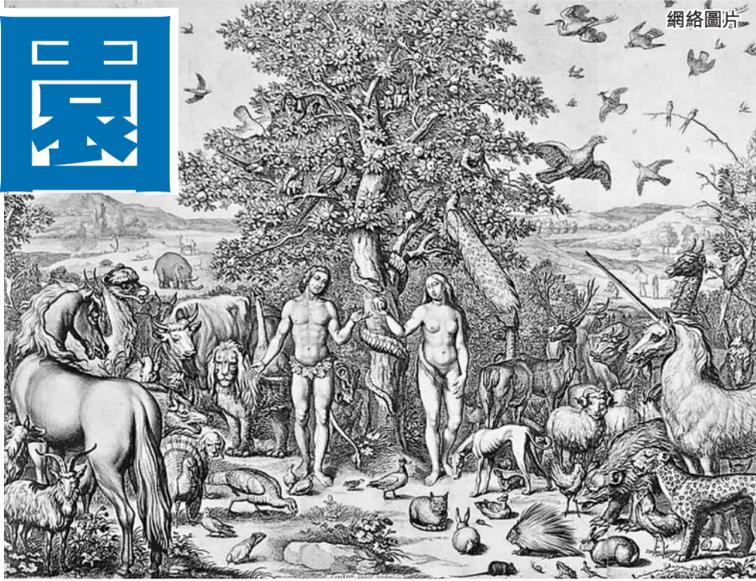
我張着嘴瞪眼，王穎，你拾回的這個人不是瘋子就是騙子，你希望是前者還是後者？

「能再給我一杯水嗎？」
我乾脆將整壺水取了過來。
「大概是功能開始衰退了。」他給了我一個很憂鬱的笑容，在唇角盪了一下便隱去不見：「以前我的皮膚可以直接從空氣中提取水分的，麻煩你了。」他放下杯子，捂住胸口蜷縮睡下。

很好，我確認了他是個瘋子，我看着他臉龐，這麼美麗的瘋子。
沉默在房內囤積着：在我以為他睡去了的時候，他又開口，聲音很輕很輕：

「真好，你們的世界，有各種各樣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慾望。」
「三十年後沒有這些嗎？」我順着他的話往下說。

「沒有了，進化令下達後，大家都進化了，變得越來越相似，外貌上、思想上、能力上，世界終於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不但大同，而且沒有了疾病、死亡、衰老，也……也沒有了新生，大家失去了一切慾望。」他突然張開眼，雙瞳是帶藍的深黑，像黑夜洶湧的海，底層有些甚麼在疼痛地翻滾着：「包括生存的慾



望。」
我竟被他的絕望攝住了：「進化令？那是甚麼？」

「一道讓世界徹底為其子民實行進化的命令，由距今二十八年後的聯邦總統頒佈。推廣進化需要大量資源，這共同的目標推動了世界聯邦的成立。呵……進化……」他看着虛空，眼睛沒有焦距，「其實所有生物本質上都帶有進化的基因，只是近萬年環境的安穩讓人體內的進化基因沉睡了過去，我們要做的，只是刺激它們使之活躍，然後監控複製。各國開始投入大量資源，二十五年後世界聯邦成立，二十八年後進化令通過，三十年後，三十年後傳說中的烏托邦出現了。」

他轉過頭來看着我的眼睛，我被他說的故事迷住了。「你可以想像嗎？所謂的完美，沒有死亡的束縛，不用為糊口奔波，沒有疾病飢餓，沒有爭奪、不幸，人類重返上帝的伊甸園。可是，」他眨了一下眼睛，蝶翅緩緩地合攏又張開，「可是三十年後自殺率極速攀升，人們用死亡逃離伊甸園。」

那朵憂鬱的笑，花一樣在唇上綻放，「人們失去了生存的慾望，於是我回來了。我找到亞倫，我說：『把我送回去吧，我去重寫歷史，這是我的責任。』於是我回來。」

亞倫說：「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錯，這是人類自己的選擇，而且時光機還不穩定，不肯定你能回到你想的日期，錯了，怎麼辦？」

我沒有回答，能怎麼辦呢？不過是碰壁碰運氣。時光機確實不穩定，我無法回到進化術被成功開發的時刻，可是我運氣不壞，碰上了它正式發佈的那天。

公園裡陽光明媚，空氣中充滿光能量的粒子，還有經過綠樹過濾的水分子。我坐在長椅上敞開皮膚上的毛孔，讓光粒與水分通過，表層的人體葉綠素迅速將二者分解重組，成為澱粉再燃燒釋放能量，儲存在細胞溶壁上。這是周博士前往發佈會的必經之地，而時空旅行耗盡了我的體能，我必須在博士到來前補充。

閉上眼睛，我將感官集中在思維脈衝上，它們順着長椅迅速往外蔓延，草吸收水分的聲音，七米之外女學生對我的竊竊私語，一羣要太極的老人，遠處的樹木……我將自己融入這公園，風帶來樹木呼吸的味道，人們懷着不同的心事來來往往，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渴望，真好……

來了！我張開眼睛坐起身，能量儲存達75%，應該夠了。將毛孔細縮緊，同時釋放腎上腺素，人類的未來都在我手上，必須一擊

即中。車隊駛近，四十米，周博士跟他的助手坐在第二輛車內，兩個保鏢，有槍。三十米，我將一小部分能量釋放，透過腳下的大地傳到車內引擎。二十米，我又送了一波能量過去，車頭冒出濃煙，車緩了下來往前滑行的。九、八、七，我在心中數着節拍，心像無風的湖水映着車內的一切情況，六、五、四、三，車子停了下來，在它停定的那刻我彈出，跨過三米的距離一手扯下車門，擊昏保鏢，左手刺入周博士的右胸，同時感到自己的胸膛一陣火燙地疼痛……幾乎讓我昏厥。幸好身體的修復功能自動開啟，我右手撈起博士的公事包，雙腿往後急彈落在車子兩米之外，踉蹌地往樹林急退，這時才傳來那助手的尖叫聲。

我漫無目的地往東走，任務已經完成，周博士不過今晚了。我停下，用僅剩的能量將那公事包燒成灰燼，再繼續往東走，走走走走……我累了，而且困，身體機能下降，能量之源太陽也下了山，我甚至無法提取空氣中的水分。

後來，有名女子出現了，她帶我回家，讓我睡在她床鋪上。是大限將至的關係嗎？我竟然忍不住告訴她一切，告訴她三十年後的世界，她坐在地板上安靜地聆聽……那麼安靜而美麗……我握住了她的手，說：「你是如此美麗，完美由殘缺而生……」

「完美由殘缺而生……」他竟然握住了我的手這麼說。他的手指纖細修長，手背上血管物流似地分佈有序，從未見過這麼漂亮的手，這完美的手的主人竟說我美麗？

我看向他的臉，他安詳地閉着眼，左手仍捂住右胸，生病了嗎？或者明天該帶他去看看醫生，看甚麼部門好呢？精神科？腹腔科？我瞄瞄窗，竟已泛白。糟！今早還有個簡報。
我輕輕抽回自己的手，到廚房輕手輕腳地弄咖啡，順手打開電視。

電視正播放一則特別新聞，主播用平靜的聲音說：剛收到最新消息，一直專注人類基因研究的周雅容博士證實昨晨在依典公園被殺害，警方認為這次兇殺案乃專業殺手所為，手法利落，而且事先知道周博士的心臟生於右邊胸腔。警方呼籲市民如有線索馬上致電與警局聯絡。周雅容博士終年七十三，他一生致力研究基因改造工程，獲獎無數，消息稱昨日他正打算發佈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從廚房端咖啡出來，瞄了眼電視，畫面正播放一個老人的照片，樣子很陌生，倒是那兩道眉那麼濃卻又順服，彷彿在哪裡見過。

劍藍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中六

她為了這通電話，可是費盡苦心呢！

「……」
依然是一貫的沉默，但背景聲音卻是一片「沙沙」聲，這很有可能是他在弄被子弄枕頭，他現在可能是在床上呢。她心裡暗忖。

她默默地聽着那些「沙沙」聲，本來懸在半空中的心此刻竟慢慢地沉了下來，正汨汨地流着鮮血，發出陣陣迴響的哭聲……只是這些，她都沒有表現出來，她要保持着自己的尊嚴，在他面前，她永遠要裝成一副強悍不倒的樣子。

沉默，其實早在她的預料之內，她在設想他的回應時，就有想過這一個反應。

從過去的經驗中她清楚知道，他永遠只會以沉默來回應她的問題，然而她卻沒有想過這沉默背後的原因和意義，只一味地斥他冷漠無情。

對於另一邊廂的他來說，沉默是他對她專屬的表現，他面對其他人永遠是笑容可掬，有說有笑，然而面對着她，永遠只有無奈的沉默。他不是不懂得回答她的問題，他也不是對她毫無感情，只是……他不知該如何面對一個又愛又恨的人，愛她，是他的決定，因為她可愛、感性、細心。恨她，也是他不知不覺間衍生出的感情，因為她曾深深傷害過自己，更讓他幾度陷入低潮。

她剛才問的那個公文袋，他其實有收到，在接到這通電話以前，他一直握在手裡。那個公文袋，是她的心血和她體貼的表現，這點他早就感受得到，也曾為之歡喜了很久。直到他得知這是她「人間蒸發」前最後的禮物，那些喜悅才慢慢退去，化為黯淡的淒涼。

最後，他狠下心掛了這通電話，逃避是他的本性，這是生來既定的，雖然有時候他也很討厭這樣的自己。

四十九秒。
她一直看着手機屏幕上的通話時間，看着它最後在「四十九」這個數字定了下來，然後顯示着「結束通話」四個字，這四個字，彷彿利刃般扎在她的心房上。

她冷笑了一聲，心裡不斷在安慰自己：這個答案不是早就該預料到嗎？你還在期待什麼呢？

然而，她的心情還是久久不能平伏下來——一如如飢似渴般想要知道的答案竟然是這麼一連串的沉默。想到這，她心裡萬分不甘。

他對她的沉默，讓她悲傷地覺得他們倆之間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切的一切都是她一廂情願的臆測和幻想。現在那些幻想全破滅了，只留給她無盡的苦絲……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試筆

沉默

「喂？」
他的聲音聽上去倒是十二分清醒，不像兩個小時之前打過去那樣，沙啞中夾雜着睡意。

電話另一頭的她這下遲疑了，她沒想過這個時候他會如此清醒，現在可是凌晨二時十二分，他應該正在酣睡啊。於是自己真實的電話號碼撥過去，所以她不能馬上把它掛了。好吧，丟臉丟臉吧，也不是第一次吃閉門羹啊。她心裡想。

「不好意思，請問你有收到過一個公文袋嗎？」她的聲音裡滿是怯懦，聲線比平常提高了一點。

現在輪到另一頭的他遲疑了，他似乎是看也沒看便接了這通電話，是從沒想過會於此時此刻收到她的電話，因為就在她打過來之前，他想起了她。剛才他翻了翻以前的同學錄和班合照，是有歡樂的回憶，但也有痛苦的心碎，而那些心碎是電話那頭的她一手造成的。

「喂？」她急了，這通電話她可是花了很大勇氣才撥過去的，在這之前，她跟很多人採排過這一幕，她一遍又一遍地想一句合適的開場白，她一次又一次地向不同的人詢問意見……

浮城誌

顧海謎

作者簡介：20歲，目前在古巴拉丁美洲醫學院讀大學三年級。

夢想是一場卑微的幻覺

這已經是我在馬丹薩斯城的某個街心公園裡呆坐的第三個小時了，我手裡緊握着Magaris寫給我的信，手指頭上滲出的汗水打濕了信紙。我身後是一片熱帶島國特有的高大灌木，棕櫚，合歡，桃花心木，還有一些果樹。譬如，釋迦和芒果。一顆泛黃的釋迦恰好垂在我的頭頂上方，果實乾瘦，看起來硬邦邦的。一定是被路過的人嫌棄，所以它才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距離我前方不遠處，有古巴的小販在街道邊擺着小攤賣夾着奶酪和火腿片的漢堡，5比索一個（合人民幣1.5元），如果足夠細心，你會發現罩着漢堡的玻璃櫥裡有蒼蠅來回飛舞。多出1比索，可以再添一塊烤得糊焦的豬皮。因為其油膩而味苦，上面還有未剔乾淨的豬毛，這是長久以來我鄙視古巴人餐飲習慣的一點。旁邊是一個賣冷飲的小餐車，上方擺滿了用劣質香精調出來的不同口味的濃縮飲料，花花綠綠的像是顏料水。下方簡易的小櫃檯裡堆砌着厚厚的冰塊，如果有顧客，小販會迅速用一個特殊的器具，刮出一些冰粉來，裝進無數人用過的一次性杯子裡，再添上顧客所選的顏料水，一杯價值1.5比索的廉價刨冰就製作好了。若淺嚐一口，你會驚奇地發現，它的味道並不是想像的那麼壞。當然，喝完後，最好是留下杯子。

早晨十點的陽光，投過濃密的樹葉，一寸寸地落到我的頭髮上。心情不好也不壞。如果沒有樹木的遮掩，我是斷然不敢坐在這裡的，因為噴着火舌的太陽，不久就會把我烤融。

我眯着眼睛，開始細想Magaris寫給我的信。只有四句。
她說：「海謎，你一定要成為大作家，因為是可以，需要的只是努力。」

她說：「你一定要出自己的書，以後要有自己的讀者。」
她說：「你一定要有作家的氣質，作家獨特的個性，作家對世界的看法，作家的敏感的心。」

她說：「你一定要努力！」
每一個字都像用氣錘在敲打我的心。我焦躁，惶恐，而不安。

恰逢，一個古巴司機擾亂我的思緒，朝着我大吼，「China, Taxi！」我微笑，擺手，「No！」由於西班牙語裡陰陽名詞的差異，遇見女孩，他們統稱為「China」，男孩，則「Chino」。所以，之前在報上看見一篇把古巴司機所謂的「Chino, Taxi！」譯為「中國計程車」時，我徑直笑翻了。

古巴人均收入不過200比索，算是很低，購買力可想而知。而我們是絕不會為了幾比索和他們斤斤計較的，久而久之，在古巴商販乃至古巴人眼裡，中國留學生便成了富貴的代名詞。與此同時，各種個體戶翻湧着出現，爭搶着要把他們從大市場買來的果蔬、米麵以兩至三倍的價格賣給我們，可歎，因為交通、時間等一系列在國內不可能造成任何問題的問題讓我們不得不任人宰割。於是乎，只要一走在大街上，我們必然被「Chino」、「China」地呼來喚去，而古巴人也樂此不疲地把各種貨物推銷給我們，巴望着從搖錢樹上發家致富。

十點半，一個枯瘦矮小的老男人在我的身邊坐了下來。他的衣服看起來很髒，有大片的油垢，不知道是太久沒洗還是從沒洗乾淨過。幸好，他沒有發出酸臭的味道，否則，就算品性再良好的人，也是要捂着鼻子離開的。但這種事情貌似不可能在古巴發生。他們生活習慣並不衛生，但在洗澡這方面，他們幾乎潔癖得可怕。一天常常沖洗四次，不用沐浴露，用的是古巴國產的腐蝕性強大的肥皂。害得我常常神經質的幻想，他們每洗一次澡，就會蛻一層皮下來，越來越瘦。但事實上，古巴的人都很胖。有的女人甚至像竹節蟲，一節一節下來，胖得驚人。

「在您年輕的時候有沒有過不切實際的夢想？」我想我一定是太壓抑鬱結了才會向一個陌生人發問。他搖搖頭，「你呢？」
「我喜歡寫作，我想成為作家。」於是他笑了，用他那大舌頭發着含混不清的聲音，反問，「那你來古巴三年幹什麼，pasear？」

Pasear？閒逛？顯然這是一個非常犀利的詞彙。我很後悔我自作多情地展開了一個不合時宜的話題。

於是我們簡短的談話不歡而散。他沉默地坐了一會兒，知趣地選擇了離開。看着他佝僂的背影漸行漸遠，我有些頹喪。

其實我很明白，夢想有時候就是一場卑微的幻覺。
我們站在一個低窪處，像鶴一樣伸着長頸，仰望著它。心懷期許地想像，某一天，我們會達到彼岸，但事實卻不盡然。因為不是所有人都夠勇氣夠資本，為了它，不顧一切向前衝。何況，不是硬衝，就能成功。

於是，有人嚷嚷了，「回頭是岸。」再於是，就有很多人就回了頭，平平靜靜地過了一輩子。那些所謂的夢想，真的就成了幻覺一場。

可是，總有一些人，撞了南牆，撞得頭破血流還堅持了下來。而我想，若我回頭，何處是岸呢？

詩意偶拾

鄭詠詩

作者簡介：喜歡創作，作品散見於文刊。網址：http://skarloey.blogspot.com/

春天已經到了

在睡夢之際產生出遊興致
無端被陽光拍醒
重重的
敲擊，好了，我醒來便是了。

初生小貓跳到床沿抓住被子
牠是小花的二子，還沒起名
牠一直叫小貓就好了。
緩慢升起身子
到一定角度

報春鳥早已來鳴
未覺察，一聲比一聲響亮
才讓我察覺
春天已經來了

我看見的窗外
（固定視點）
只有白雲
從厚密疏淡的程度對季節了然
秋總比夏淡薄幾分，而現在
不多不少
春天已經到了

把初生小貓
喚作小草
遙望窗外我是自由
把視點輕輕化淡、散落
便成季節……